

#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艺术大师梅兰芳的交友之道

□文 / 周惠斌

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享誉中外，交游广泛，他与很多国际名人相互仰慕，关系密切，并且结下了真挚深厚的情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段段佳话。

### 与泰戈尔观剧赠诗结情谊

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是印度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读者心目中有很高威望的外国文豪之一，他的作品曾影响深远。1924年，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4月12日至5月30日，泰戈尔怀着对中国人民的炽热感情，率领由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漠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等一行6人组成的访华团，开始了长达50多天的中国之行。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5月7日恰逢泰戈尔63岁生日，以



► 梅兰芳

徐志摩为首的文学团体新月社经策划，于10日在东单三条协和医学院礼堂，用英文演出了泰戈尔创作的著名话剧《齐德拉》，以庆祝他的寿辰，这是中国首次上演印度戏剧。祝寿会由胡适主持，他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向泰戈尔赠送了十几幅中国名画和一件名贵瓷器，并用英语说，泰戈尔是诗哲，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今天能够在这里欢迎代表印度的伟大人物，又恰逢他的生日替他做

寿，实在是凑巧极了。随后，梁启超代表京城各界人士致贺辞，他说：“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古代印度的别称）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印度对中国的别称）过他63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胡适不失幽默地用英语说：“今天，一方面是祝贺老诗哲63岁生日，一方面是祝贺一个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泰戈尔握着梁启超的手，由衷地说道：“谢谢！”庄重地接受了这个名字。这次演出汇集了北京众多文化名人前来，梅兰芳就坐在泰戈尔身边观看了首演式。剧中，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刘歆海饰男主角阿顺那，林长民饰春神伐森塔。梁思成担任舞台布景设计。礼堂内高朋满座，盛况空前。对于自己的名剧被搬上中国舞台，泰戈尔非常欣喜。演出结束后，梅兰芳与泰戈尔亲切会晤。泰戈尔对梅兰芳的到来表示感谢，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他说：“在中国能看到自己写的戏，我太高兴了。可是，我更希望在离开北京前，还能观赏到你的表演。”

5月19日，梅兰芳在刚刚落成开幕

的珠市口开明戏院，为泰戈尔一行专演了一场自己新编的大型神话京剧《洛神》。泰戈尔对此十分重视，特意穿上了他创办国际大学时的红色长袍礼服前往观看。《洛神》是根据三国时代著名诗人曹植的名著《洛神赋》改编而成。曹植与泰戈尔，中国与印度的两位大诗人，尽管相隔着重重的文化和语言的幕纱，但通过梅兰芳的戏，越千年而神遇。梅兰芳后来回忆说：“那天，我从台上看过去，只见诗人端坐在包厢里正中，戴绛色帽，着红色长袍，银须白发，望之如神仙中人。”梅兰芳在舞台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般的歌舞，那清丽优雅而又含蓄深沉的声音如珠走盘、如云绕梁……泰戈尔边看边听，如痴如醉，激动得频频鼓掌。看完戏后，泰戈尔不仅盛赞中国戏剧的优美，还亲自到后台向梅兰芳祝贺、道谢：“我看了这出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见面再谈。”第二天，泰戈尔将赴太原。中午，梅兰芳和梁启超、齐如山、姚茫父等社会名流在丰泽园饭庄设宴为泰戈尔饯行。席间，泰戈尔再次高度赞扬了梅兰芳的精湛表演，然后直言不讳地对《川上之会》这场戏的布景提出了诚恳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这个美丽的神话诗剧应该从各个方面来体现伟大诗人的想象力，但是，剧中所用的布景显得有些平淡。他建议梅兰芳在表演和布景上应再浪漫一些，舞台色彩应更丰富一些，突出神话剧的诗意。例如，布景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各种颜色，以创造出人间不常见的奇峰、怪石、瑶草和奇花，并勾勒金线框来烘托神话气氛……梅兰芳十分赞同并尊重泰戈尔的意见，后来他重新设计了那一幕的布景，果然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并一直沿用下来。梅兰芳与泰戈尔还交换了各自对绘画的体会：美术是文化艺术的重要一环，中国戏剧中服装、图案、色彩、化妆、脸谱、舞台装置都与美术有关，艺术家不仅要具有欣赏绘画、雕刻、建筑的兴趣和鉴别力，最好自己还能画能刻。随后，泰戈尔即兴赋诗一首，赠予梅兰芳留念。原诗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



▶ 泰戈尔

泰戈尔又亲自把它译成英文，并用毛笔写在了一柄纨扇上。他还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认不出你，亲爱的 / 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 / 远远地望去，好似 / 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这首诗表达了泰戈尔观看《洛神》后，在获得美的享受的同时，也道出了由于语言的障碍，难以完全理解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难以充分领略京剧艺术真谛的遗憾。全诗词意亲切浪漫，感人肺腑。当时在场的诗人林长民又根据泰戈尔的英文，把诗歌译成古汉语骚体诗记在纨扇上，并写了短跋。梅兰芳非常礼貌地双手接过了承载着真挚友情的纨扇，向泰戈尔表示了真诚的感谢。而随同泰戈尔访华的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波斯在观看了《洛神》后，也专门绘制了一幅美丽动人的油画《洛神》赠给梅兰芳，令观者赞赏不已。

已。1961年，梅兰芳又请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尔文学的吴晓铃和石真两位教授根据泰戈尔的原作，将泰戈尔赠送给他的那首诗译成白话体：“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 / 遮盖着你的容颜 /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 缥缈的云霞 /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梅兰芳觉得，泰戈尔在我国绘制的纨扇上，用中国的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也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大书法家汤定之送给我的白纸折扇上写一段《洛神》中最美的唱词，回赠给泰戈尔作为永久的纪念呢？于是，梅兰芳对泰戈尔说：“为了表示我的郑重答谢，我也写一把折扇送给您。”不一会儿，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行距井然地呈现出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字体秀整、气韵生动的方块汉字。一旁的徐志摩立即用英语一句句解释给泰戈尔听：“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泰戈尔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徐志摩最后又加注道：“这是洛神登场时唱的一段词，也是梅先生亲自参与写定的。”泰戈尔连连说：“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泰戈尔最后希望梅兰芳能率领剧团访问印度，让印度人民也能欣赏到他精湛的表演艺术。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梅兰芳一直未能践约。分别前，梅兰芳



▶ 泰戈尔访问中国时留影



▶ 梅兰芳与卓别林在美国合影

仔细挑选了自己在老百姓公司灌录的《嫦娥奔月》、《汾河湾》、《霓虹关》和《木兰从军》等多张钻针唱片，以及谭鑫培的京剧唱片《碰碑》、俞粟庐的昆曲唱片《三醉》和《拆书》、元元红和小红秀的蒲剧唱片《南天门》等送给泰戈尔。这些唱片后来一直为泰戈尔所珍藏，直到他于1941年8月去世后，才被收藏于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的博物院内。而泰戈尔赠给梅兰芳的纨扇，以及画家南达拉波斯所绘的油画《洛神》，现珍藏在北京梅兰芳纪念馆内。

1961年5月13日，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梅兰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诗歌《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这首诗的序言中，梅兰芳写道：“1924年春，泰戈尔先生来游中国，论交于北京，谈艺甚欢。余为之演《洛神》一剧，泰翁观后赋诗相赠，复以中国笔墨书之纨扇。日月不居，忽忽三十余载矣。兹值诗人诞辰百年纪念，回忆泰翁热爱中华，往往情见于词，文采长存，诗以记之。”梅兰芳在诗中写道：“诗翁昔东来，斐然霜染叟。高誉无骄矜，虚怀广交友。当日盍簪始，叨承期勘厚。欢赏我薄艺，赠诗吐琼玖。影声描绘深，格律谨严

守。紫毫书纨扇，笔势蛟蛇走。微才何足论？鼓舞乃身受。百岁逢诞生，人琴怅回首。纪念谈轶事，肤词扫以帚。惟君恋震旦，称说不去口。愿偕中国人，相倚臂连手。文章与艺术，探讨皆不苟。如忘言语隔，务使青华剖。忆听开讲坛，响声龙虎吼。黑暗必消亡，光明判先后。反帝兴邦意，忧时见抱负。寰球时代新，孤立果群丑。惜君难且出，远识诚哉有。中印金兰谊，绵延千载久。交流文化勤，又最团结取。泰翁早烛照，正气勘不朽。谁与背道驰，路绝知之否。”深情地表达了他与泰戈尔的真挚情谊，而这首诗也成为梅兰芳的最后遗墨。

如今，两位艺术大师已作古多年，但他们之间的诚挚友谊将永远为中印两国人民传颂。

### 与卓别林探讨戏剧惺惺相惜

美国影坛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享誉世界，其经典作品《淘金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舞台生涯》等作品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同样也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卓别林十分向往东方文化，1930年他在美国观看了梅兰芳的表演后，开始对中国京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与梅兰芳结为莫逆之交。

1930年初，梅兰芳率领剧团到美国6大城市进行访问演出，首次把中国京剧推向国际戏剧舞台。5月的一天，梅兰芳一行抵达电影名城洛杉矶，当晚应剧场经理之邀来到一家夜总会，出席了由市长、企业家、导演、明星、著名艺术家等组成的62人赞助委员会举办的盛大欢迎酒会。宾主刚刚入座，一位神采奕奕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他穿着工作服，领带也没有系，与那些正统礼服的参加者相比显得格外特别。梅兰芳觉得似曾相识，正思量着在

哪儿见过此人时，剧场经理站起来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经理又向卓别林介绍说：“这位是梅兰芳先生。”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情不自禁地热烈握手并紧紧拥抱。卓别林说：“我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今日真是幸会。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就享有这样的盛名，真称得上世界第一个可羡慕的人啊！”梅兰芳深情地说：“十几年前我就在银幕上看见你，你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你，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你的翩翩风度和舞台上的形象几乎判若两人。”

那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影片《城市之光》，当他得悉洛杉矶专门为梅兰芳举行欢迎酒会后，他赶紧抽出时间前往参加，并为自己没来得及回家换衣服而向梅兰芳连连道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酒会竟然成了梅兰芳和卓别林的私人聚会。他们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从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手势动作和面部表情，来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剧情内容。卓别林盛赞中国古典戏剧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极大的艺术享受，而且给美国电影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艺术参考价值。他还向梅兰芳介绍自己早年也是舞台剧演员，后来才拍电影，并详细询问了京剧中丑角演员的表演技术。梅兰芳对卓别林说，中国京戏里的丑角是很重要的，艺术含量也很高，自己的前辈中就有一位造诣很深的丑角名家萧长华先生，可惜这次他带来的节目中这类角色不多，仅《打渔杀家》中有一点，希望卓别林以后有机会访问中国，到时一定能够欣赏到中国京剧界许多丑角的精彩表演。尽管这是梅兰芳与卓别林的第一次见面，但是由于对戏剧有着共同的挚爱和追求，他们毫无陌生感，反而无拘无束，相谈甚欢。

几天后，梅兰芳应邀到卓别林和范朋克等合办的联艺公司，以及米高梅、二十世纪等拍摄现场参观，再次和卓别林探讨了舞台表演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卓别林热情相待，详尽地向梅兰芳

介绍了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情况,最后两人亲切合影,为世人留下了一幅十分珍贵的照片——梅兰芳身穿身穿蓝缎团花长袍、黑缎马褂,卓别林身着笔挺西装,两人面含微笑,双手紧紧相握……当时,梅兰芳与卓别林都正值壮年,各自在艺术创作和表演道路上独树一帜,他们彼此仰慕,互相勉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时,梅兰芳与卓别林约定,如来中国,一定到梅家作客。

1936年,卓别林携带新婚妻子宝莲·高黛等一行4人到亚洲蜜月旅行。3月初,梅兰芳接到卓别林发来的电报:“来华旅游,过沪时极愿一晤。”一别6年,卓别林果然如约前来,梅兰芳十分高兴。3月9日下午1时半,卓别林乘坐的“柯立芝总统号”抵达上海。下午4时(后改在5时半),卓别林在梅兰芳和电影明星胡蝶等100多位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陪同下,出席了国际艺剧社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宴会。

老朋友重逢,分外高兴。卓别林用双手搂住梅兰芳的肩膀,不无感慨地说:“记得6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经斑白了,而你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发,这真是太不公平了!”说完,卓别林忍不住哈哈大笑。然而,梅兰芳却从卓别林幽默、调侃、夸张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颇不顺达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你比我辛苦,每一部电影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你保重身体。”宴会上,梅兰芳关切地问卓别林喜欢看什么,卓别林兴致勃勃地提出想要看中国的国粹——京剧。梅兰芳回答说,很不巧,自己当晚没有演出,但可以带他去观赏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表演,卓别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晚间,卓别林在下榻的华懋饭店接受记者采访后,在梅兰芳的陪同下先去“大世界”了解上海市民阶层看戏、娱乐的真实状况,然后到隔壁的共舞台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

寺》。这时,《火烧红莲寺》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戏中有武、有唱有做,卓别林看了连连鼓掌,尤其是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两人热闹的武戏斗剑一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被誉为这是“东方仅有艺术”。从共舞台出来后,梅兰芳又马不停蹄地带卓别林来到新光大戏院观看马连良、小翠花、叶盛兰、刘连荣等上演的全本《双娇奇缘》。卓别林进场时,正赶上《法门寺》中表现生、旦、净、丑各展所长的“行路”一场。梅兰芳告诉卓别林,中国人看戏曲,极少拍手,而是喝彩,因此看到精彩处,卓别林也跟随着观众一起,时时忍不住地叫“好”。而看戏前,梅兰芳已向卓别林讲解了全剧的情节、每个角色的各自性格及其表演特点,尤其是着重介绍了其中的丑角贾桂。那天,演贾桂的名丑马富禄以清脆嘹亮的嗓子、滑稽夸张的表情,将一个奴颜婢膝、阿谀谄媚的太监刻画得细致入微,引起了卓别林的极大兴趣。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一舞台形象,认为马富禄演活了人物的性格,非常成功。卓别林又仔细询问了京剧中不同的曲调板式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梅兰芳一一作了介绍。卓别林说:“中西音乐歌唱,虽然各有风格,但我始终相信,把各种情绪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却是一样的。”

卓别林在上海只停留了短短一天多时间,梅兰芳几乎全程相陪。也仅仅是这一天多时间,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1946年,卓别林还记忆犹新地向中国电影演员黎莉莉回忆起10年前到上海看京剧,在舞台上与马连良一起跟观众见面的情形。此后,梅兰芳与卓别林虽然没有再有机会见面,但两人一直彼此牵挂,相互关心,相互支持。

1940年,卓别林拍摄完成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影片《大独裁者》。1941年春,《大独裁者》将到香港上映,“皇后”、“娱乐”、“利舞台”3家影院竞相争夺首映权。那时,美国影片在香港通常是在外国人办的“皇后”、“娱乐”影院首映,由于3年前梅兰芳曾在“利舞台”演出过,该影院经理就径直去找正寓居香港的梅兰芳想办法。梅兰芳答应致电卓别林代为征询。卓别林迅速复电表示同意,《大独裁者》的首映权终于破例被中国人办的“利舞台”影院所获得,一时在香港引起极大的轰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卓别林在美国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开美国。梅兰芳对卓别林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他深切怀念远在异国的朋友,时时打听他的消息。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宴请卓别林,卓别林深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到过上海,看过梅兰芳先生的京剧,令我钦佩!还看过马连良先生的戏,真是好极了!”梅兰芳闻讯后非常高兴,他焦急地盼望着与卓别林第三次见面畅叙的时刻早日到来。直到50年代末,梅兰芳还对一位海外归来的朋友说:“我尤其盼望卓别林先生再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建设,顺便也看一看我新编的《穆桂英挂帅》。”



► 卓别林在上海与梅兰芳合影